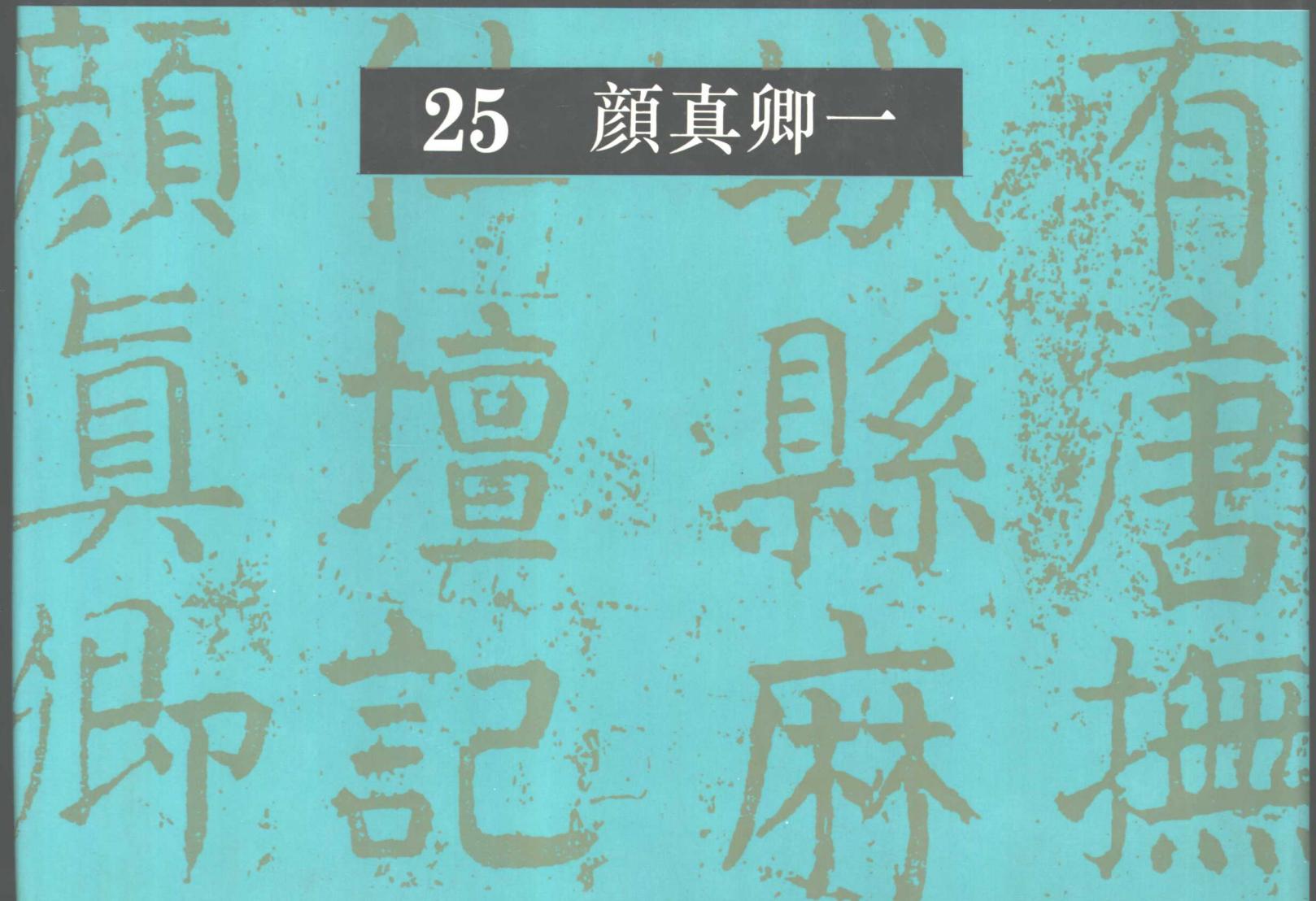


全集書法國

25 顏真卿一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朱關田
主編助理 呂金柱
學術顧問 沙孟海

25
隋唐五代編
顏真卿卷一

十國書法全集

顧問 沙洪
林准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崔志強
責任編輯 梅墨生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張志學
張殿凱
姚燕生
地圖編輯 李森
封面設計 羅洪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字 劉正成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 第25卷
劉正成主編

出版發行：榮寶齋（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西街）
經銷：新華書店
排版：好利（北京）電腦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市通縣濱河印刷廠

開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張：17
1993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二次印刷
ISBN7—5003—0177—4/J·178

25—008680

顏 真 卿 像



顏真卿畫像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為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一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為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為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的，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爲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爲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揭《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搨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是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

塔感應碑文

南陽岑勣撰

朝議郎

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

邪顏真卿書



朝散大夫

多寶塔碑（部分）

祭姪稿（部分）

歸正差開土門
太虛無戶牖衆
和誠固通父
天不悔祐誰
猶如覆盆
大不悔祐誰
猶如覆盆

卷之三

茶葉會尔蓮珠百果相
多承天景移板向繩通
首樣畫出接朱
乃知同邊一
桂念標切

卷之二

茶葉會爾蓮珠百果相
多承天景移板向繩通
首樣畫出接朱
乃知同邊一
桂念標切

真卿奉命來此事
期未竟止緣忠勤
無有旋意壯中心
恨始終不改游于
波濤宜擧斯報于
百年間寥真卿

總 目 錄

顏真卿畫像

序言

原色法帖選頁

顏真卿書法評傳

附：顏真卿書法藝術及其影響

顏真卿行書《蔡明遠》、《劉太沖》兩帖

臨《裴將軍詩》自記

顏真卿書跡考辨

顏真卿作品

朱關田

沙孟海

朱關田

朱關田

作品考釋

顏真卿年表

顏真卿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朱關田
呂金柱

463 461 458 457 415

顏真卿書法評傳

朱關田

一

唐代傑出的書法家顏真卿，生於公元七〇九年即唐中宗景龍三年，卒於公元七八五年即唐德宗貞元八年八月十三日，享年七十八歲。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師，爵封魯郡開國公，後人尊稱爲『顏魯公』。

顏真卿的郡望出自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從十三世祖顏含隨晉元

帝渡江僑居建康上元（今江蘇江寧）始，歷七代演爲江左望族。至北齊五世祖顏之推入周，舉族徙居雍州萬年（今陝西長安），爾後高祖顏思魯任職楊隋，爲東宮學士，唐高祖李淵入關，曾率子弟奉迎於同州朝邑縣之長春岩，因是授秦王府記室，其子顏師古官至秘書監，擢爲有唐新貴，以此移居京兆長安縣敦化坊，至顏真卿，業已四代。

顏真卿這一族，自西晉迄唐，以儒雅傳家，重在學識，尤以訓詁、書法見稱於世。著名如顏之推，字介，曾任黃門侍郎。博識有才辯，尤工學，精字學，著有《顏氏家訓》二十篇，大行於世。其他《承天達性記》、《訓俗文字略》、《證俗文字音》、《急就章注》、《筆墨法》、《集靈記》、《冤魂志》、《誠殺訓》、《八代談叢》、《七悟》

以及《稽聖賦》等著作，對後世影響也很大。其《顏氏家訓》，不獨敘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又兼論字書音訓，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文辭茂密，而能飾以經訓，爲歷代學者所尊信。當時莫不以爲篇篇藥石，言言龜鑒，凡爲人子弟者，人手一冊，奉爲明訓。顏氏子孫更是嚴循家訓，步趨惟謹，研習經史，探討小學，相沿而爲傳統。其子顏愍楚、顏游秦係顏真卿叔高祖，精《漢書》，並工訓詁，愍楚著有《證俗音略》一卷，游秦著有《漢書決疑》十二卷，淵源所自，皆出於《家訓》。

顏師古，顏真卿曾伯祖。字籀，官至秘書監。少承家業，博覽群書，與兄弟勤禮、相時，都以文學人選爲崇賢、宏文兩館學士。當時太宗以古籍久遠，且輾轉傳抄，文多訛誤，乃命顏師古考正《五經》，師古一一加以釐正。及成，太宗復召諸儒審議。當時諸儒因受傳習的束縛，爭相非議。師古乃廣引晉、宋以來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據詳明，皆出於諸儒意外，他們也自此嘆服。其頒行之後，朝廷用以取士，天下奉爲圭臬，迄宋數百年間，士人謹守，無有異議。顏師古也曾用《家訓》訓導之義，爲太子承乾注《漢書》，一時譽爲『班孟堅之忠臣』。有文集六十卷（已佚），所著《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以及《顏氏字樣》，承祖先之餘緒，啟三唐之門戶，作爲唐代正字學的先驅者，而名垂史冊。

顏元孫，顏真卿伯父，字聿修，官至亳州刺史，贈秘書監，精究訓詁，尤善書翰，玄宗有贊：『翰墨之妙莫之與先』云。有文集三十卷（已佚）。所著《干祿字書》，選楷書一千五十九字，以平、上、去、入四聲的次序排列，其中大部分的字，又分別標出正體、通體、俗體三種寫法，如『咸、減、減，上俗中通下正』。同時，書中還對某些形近、音近的字作了區別，如『藉、籍，上藉草下簿籍』、『姪、姪，上姪蕩字音淫，下妖嬈字音遙』。唐代科舉，並重字法，《楷書字體》，皆得正詳。』『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在干祿，義在茲乎？』（《干祿字書序》）正因為當時學習字法和求取功名關係很大，《干祿字書》影響十分廣遠，顏元孫也隨之蜚聲朝野，不僅名高一代，而且飲譽後世，被尊為正字學的始祖。顏真卿出生時，元孫正自潤州長史遷為滁州刺史，因為拒絕按察史王志愔的女兒婚事，被誣奏，降階奪祿，黜歸田里。由是傲然閑居垂十年。其間，除了與陳郡殷踐猷、上谷寇泚、武功蘇晉、吳郡陸象先等文華人士交遊外，便以教誨子弟為樂。他給予顏真卿的教益特多，顏真卿曾在他的神道碑銘中說：『真卿越自嬰孩，特蒙獎異，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顏魯公文集》卷九）所著《干祿字書》，由顏真卿於大曆九年（七七四年）書後立之湖州。有五子，都能紹繼父業。春卿，明經入仕，以詞翰擅名；果卿，文理清峻，見稱於時，後來以身殉國，名垂青史。其他曜卿工草隸，旭卿善草書，茂曾精訓詁，也並有才名。他們與顏真卿是同堂兄弟，同條共貫，聲氣應求，大概與其熏陶有關。

至於書法，誠如顏真卿《草篆帖》所說：『自南朝以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不獨九世祖顏騰之（宏道），因草書有風格，見稱於梁武帝《草書評》；六世祖顏協（子和），以工草隸，有名荆、楚間。其他，顏真卿的八世祖顏炳之（叔豹）、曾祖顏勤禮（敬宏）也曾以能書名世。祖父顏昭甫（周卿）則有碩儒之稱，擅長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却超過他。當時有人進獻古鼎，銘篆二十餘字，舉朝臣

所不能識，獨昭甫能全部讀出，因而得到了伯父顏師古的賞識，凡師古所注史籍，必使與參定。父親顏惟貞自少失怙，寄養在舅氏殷仲容家，和其兄元孫一起授受殷氏筆法。家貧無紙筆，乃與兄用黃土飾牆，以木石為筆，畫而習之，後來俱以草、楷擅名。以木石作筆，書畫泥牆，必須提空作業才能揮運，其執法自以撮管或握管為宜。由此推想，顏真卿書寫擘窠大書，雄健寬厚，不同凡響，或出自家法。

顏惟貞字叔堅，當時，他正在東宮任太子文學，《侍奉文章》。第二年六月，因歷官清白被選為薛王隆業的僚屬，陪侍規諷，引以為親信。公元七二一年（景雲二年）七月卒於薛王友任上，時顏真卿年僅三歲。顏氏子孫大都年幼喪父，這恐怕也是顏氏家傳，遠如顏協，近如顏元孫兄弟，都是早年失怙，並由舅氏養育。其所以琅琅成名，成為當時人才，或許與他處身清儉而能勵精求成的家風有關。

母親殷氏，出身於陳郡名門望族，她的曾祖聞禮、祖令言、伯祖令名及其父親子敬都以儒學、書法聞名於世。而且殷氏世代與顏家姻聯，殷英童女為思魯夫人；殷令名女、殷仲容姐為昭甫夫人；顏之推夫人以及顏勤禮原配夫人也是殷氏女。而顏真卿姑母顏真定則是殷履直的夫人，即殷仲容的堂侄媳婦。惟貞夫人是殷踐猷的長妹，殷仲容的堂侄女。殷氏一門書法以殷仲容最著名，對顏氏的影響也最大。唐人竇臮《述書賦》記殷仲容、王知敬榜書齊名於武則天朝。有『大乃有則，小非無據。麒麟將騰，鸞鳳欲翥』之稱。顏真卿曾經記述當時的情境，說：『仲容以能書為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箋盈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顏魯公文集》卷九《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神道碑銘》）顏真卿的母親殷氏中年守寡，遺孤十人家境清貧。真卿自幼隨母寄居在京師通北坊的殷家，依靠舅氏殷踐猷生活。殷踐猷字伯起，當時正任曹州司法兼麗正殿學士，對顏真卿的幫助很大。直至公元七二二年（唐玄宗開元九年）七月舅氏殷踐猷亡故，顏真卿遂隨母南下蘇州，寄居在當時任吳縣令

所注史籍，必使與參定。父親顏惟貞自少失怙，寄養在舅氏殷仲容家，和其兄元孫一起授受殷氏筆法。家貧無紙筆，乃與兄用黃土飾牆，以木石為筆，畫而習之，後來俱以草、楷擅名。以木石作筆，書畫泥牆，必須提空作業才能揮運，其執法自以撮管或握管為宜。由此推想，顏真卿書寫擘窠大書，雄健寬厚，不同凡響，或出自家法。

顏惟貞字叔堅，當時，他正在東宮任太子文學，《侍奉文章》。第二年六月，因歷官清白被選為薛王隆業的僚屬，陪侍規諷，引以為親信。公元七二一年（景雲二年）七月卒於薛王友任上，時顏真卿年僅三歲。顏氏子孫大都年幼喪父，這恐怕也是顏氏家傳，遠如顏協，近如顏元孫兄弟，都是早年失怙，並由舅氏養育。其所以琅琅成名，成為當時人才，或許與他處身清儉而能勵精求成的家風有關。

母親殷氏，出身於陳郡名門望族，她的曾祖聞禮、祖令言、伯祖令名及其父親子敬都以儒學、書法聞名於世。而且殷氏世代與顏家姻聯，殷英童女為思魯夫人；殷令名女、殷仲容姐為昭甫夫人；顏之推夫人以及顏勤禮原配夫人也是殷氏女。而顏真卿姑母顏真定則是殷履直的夫人，即殷仲容的堂侄媳婦。惟貞夫人是殷踐猷的長妹，殷仲容的堂侄女。殷氏一門書法以殷仲容最著名，對顏氏的影響也最大。唐人竇臮《述書賦》記殷仲容、王知敬榜書齊名於武則天朝。有『大乃有則，小非無據。麒麟將騰，鸞鳳欲翥』之稱。顏真卿曾經記述當時的情境，說：『仲容以能書為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箋盈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顏魯公文集》卷九《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神道碑銘》）顏真卿的母親殷氏中年守寡，遺孤十人家境清貧。真卿自幼隨母寄居在京師通北坊的殷家，依靠舅氏殷踐猷生活。殷踐猷字伯起，當時正任曹州司法兼麗正殿學士，對顏真卿的幫助很大。直至公元七二二年（唐玄宗開元九年）七月舅氏殷踐猷亡故，顏真卿遂隨母南下蘇州，寄居在當時任吳縣令

的外祖父殷子敬官舍，時年十三歲。

顏氏家教素來整密，『教兒嬰孩』，是爲明訓。顏真卿孩提之年，除了母親悉心垂訓，伯父、舅氏鞠養誘導之外，姑母顏真定也孜孜教誨，不僅切正言詞，學習音辭之業，而且還教以詩賦，輔導閱讀諸如王延壽《王孫賦》、崔氏《飛龍篇》、江淹《造化篇》以及《五都賦》等古代名篇，從而奠定了顏真卿文學藝術的基礎。『至若發慮學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則歸功於二兄允南的規勸和教導。二兄允南，字去惑，長真卿十五歲，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篆書，尤善五言詩，深爲伯父元孫所賞識。及展，以『精識』見重於父執侍郎寇泚以及相國陸象先，尚書韋陟、陸景融諸人。又以『善與人交，篤於僚友』的品行爲世所尊，與相國房琯、尚書韋陟、張倚有着忘年之交。又和河南陸據、彭城劉鍊、劉秩、隴西李揆、河東裴士淹諸名士結爲莫逆之誼。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畢，盡常僚之好。顏真卿後來的社會關係以及個人品德尤其親仁誠物，泛愛虛己的操守與這位兄長有很大的關係。

二

公元七三三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二十五歲的顏真卿參加京兆府府試，不久被府舉選參加尚書省開元二十二年的進士科考試。當年典試主試人是以清鑒著稱的孫逖，試題分別爲《梓材賦》、《武庫賦》。《梓材賦》即以『理材爲器，如政之術』爲韻，顏真卿以甲科舉第。唐制，科舉考試一般在正月舉行，二月發榜。發榜後，凡及第進士例當參加如拜謝座主，參謁宰相等一系列的禮節和儀式，然後還必須宴集，著名的如曲江之宴、雁塔題名，杏園探花，月燈打毬等。顏真卿以善書爲同年進士題名於雁塔，此即爲顏真卿見諸著錄最早的書跡，載宋無名氏《寶刻類編》。

顏真卿進士及第後即娶太子中書舍人韋迪之女爲妻。韋迪是房州刺史韋景駿的兒子，史學家韋述的二弟，曾見稱於名相張說，有『人之杞

梓』（《新唐書》卷一三二《韋述傳》引）之謂。其兄韋述是顏真卿舅氏殷踐猷的摯友，曾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雅有良史之材，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家有藏書二萬卷，皆自校定刊鉛，史稱：『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新唐書》卷一三二本傳）。且他還收藏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以及錢譜、璽譜之類和當代名公尺牘題記。顏、韋結爲姻親，韋氏的史才博識對這位侄女婿有一定的影響和幫助。

公元七三六年（開元二十四年）顏真卿三十八歲參加吏部銓選，所作《對三命判》選爲甲等，擢拔萃科，即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任職二年，因母殷夫人亡故洛陽，停職赴喪，服孝三年，於天寶元年（七四二年）歸里。這年秋天，經扶風郡太守崔琇薦引參加『博學文詞秀逸科』的制舉考試，又以甲第登科，十月依資授醴泉（今陝西醴泉）縣尉之職。秩滿，關內道黜陟使王鉉以清白薦舉，授通直郎，遷長安縣尉。當時，左率府長史張旭正在京與賀知章以及汝陽王璡、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焦遂諸名士結爲『酒中八仙』。

張旭字伯高，吳郡岷山（今江蘇岷山）人，一作吳郡吳（今江蘇吳縣）人，進士出身，善詩，尤擅七絕，清新俊逸與賀知章（會稽）、包融（潤州）、張若虛（揚州）齊名天下，有『吳中四士』之稱。張旭是陸彥遠的外甥（盧携記張旭言），與賀知章爲從表兄弟。宋施宿《會稽志》曾引《金壺記》記：當時張旭與賀知章常常並驅遊覽吳、越名勝，『凡是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雖古之張（芝）、索（靖）不如也』。嚴峻如竇氏《述書賦》，評述歐、虞以後書家，多有譏貶之詞，而於張旭、賀知章，則備加推崇。他在評張旭時說：『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孤於雁塔，此即爲顏真卿見諸著錄最早的書跡，載宋無名氏《寶刻類編》。

《法書論》記其書法『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古制，就王羲之內彌更減省，當

時議者以爲王獻之之再出。』李肇《國史補》卷上也記：『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閑言矣』。唐文宗甚至將他的草書與李白詩歌、裴旻劍舞，並稱爲有唐『三絕』。顏真卿曾經師從

張旭，蒙受筆法，他曾在《草篆帖》中自言：『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又在《懷素上人草書歌序》中說：『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當時賀知章居住在長安宣平坊，距顏真卿敦化坊的祖宅很近。他是顏真卿的父執，又與顏氏長輩殷踐猷、韋述、顏元孫過往甚密，且係張旭的姻親，顏真卿師事張旭，或與他有關，時當始於進士及第之後。

公元七五二年（天寶十一載）顏真卿四十四歲，自長安尉，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使判官，天寶九載十二月再入御史臺爲侍御史，百餘日遷兵部員外郎。至今年兵部改名武部。按唐制武官選授，必經兵部三銓，即尚書中銓，二侍郎東、西銓。『凡試能有五（長垛、馬步射、馬槍、步射、應對），較異有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領之用）。審其功能，而定其留放，所以錄才藝、備軍國、辨虛冒、敘勳勞也。然後據其資勞、量爲注擬。』（《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一》）顏真卿所任的『掌判南曹』之職，負責選人『解狀、簿書、資歷、考課』等檔案文書的考核。選授一般集於孟冬，平日是十分清閑的，所以顏真卿在武部任上悠閑於筆墨之間，先後書撰了《郭虛已碑》、《郭揆碑》。尤其同時書寫了岑勛《多寶塔感應碑》，其勻穩緊密，成爲顏真卿存世碑版中年份最早的一通，得到後世的珍重。

多寶塔在長安東面興平縣（今陝西興平）千福寺內，公元七四二年（天寶元年）朝廷敕內侍趙思偊贈錢二十萬，絹千疋助建之。四載（七四五）塔成，萬衆瞻禮，驚響四方，可謂轟動一時。顏真卿友朋詩人岑

參曾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稱述之。是年沙門楚金請岑勛撰寫《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文，由顏真卿楷書書寫，鐫刻人石立於塔下。

是碑楷書，由於碑石質地上乘，又加以精鐫細刻，所傳善本，鋒芒猶新，用筆豐厚腴潤，結體勻穩謹嚴，便於初學，遂流傳甚廣，至清代幾乎家有一本。然而，明代以往，論書者多加痛貶，以爲俗書，有『近世稼吏家鼻祖』之謂。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評之說：其書『小遠大雅，不無佐吏之恨』。盛時泰視嗜學之人如逐臭之夫，其在《潤蒼軒碑跋》中說：『魯公書《多寶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澀。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

一物既立，必存仁智互見之說，稱述《多寶塔碑》，以爲勝過顏氏他帖者，也大有人在。楊賓《鐵函齋書跋》稱：『魯公書前輩多推《宋廣平碑》與《爭位帖》，而《楚金感應碑》則在所痛貶，余謂《廣平》、《爭位》未嘗不佳，然求其始終一貫，無一懈筆，則莫有過《楚金》者，以魯公全力所在故也。』王澍《竹雲題跋》以爲『以渾勁吐風神』是顏魯公得意之作。他說：『此碑書法腴勁最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爲工，獨此碑腴不膩肉，健不膩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姿媚含變化，正是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

舊制：『十歲入小學，學書計。』（《隋書》卷二十七《經籍一》）顏真卿早年《學書計》，自然出於家庭的傳授，受到殷仲容書風的影響，或如其伯父、二兄全仿古人。加上書法自陳隋以來，漸趨勻整，人唐則更加嚴正，斂入規矩。顏真卿曾參加吏部銓選，而其銓選『楷書遒美』爲其擇人四才之一。這種『楷書遒美』的標準，是受到當時時代書風的左右。當是時，褚遂良爲一代教化主，天下習褚書者十之八、九。褚歿之後，薛稷、鍾紹京、魏華、魏栖梧輩並主書壇，狂逸如張旭，其楷書《郎官石柱記》平實勁健，也難脫盡時代的風尚，更何況承緒家法的顏真卿。顏真卿

書《多寶塔碑》時，年屆中年，其書之所以勻穩腴勁，秀媚多姿，不同於他以後所書碑版的風貌，正是時代使然，豈能嚴加苛求，以後責前。

大抵一代書家風格的形成，必然經歷承襲、醞釀、萌生、發展諸階段。顏氏爲山左望族，北齊的《泰山金剛經》、《文殊般若經碑》、隋代的《曹植廟碑》便是他的書風所自出。近年南京新出土的東晉《鄖那顏兼婦劉氏墓誌》，大家認爲書體有似後來的顏真卿，顏真卿當然未曾見過此

石刻，但由此可以推知顏氏先世已經存在這種書風了。《多寶塔碑》爲顏真卿早年書法，雖然受到殷仲容以及二王、褚遂良、張旭諸家的影響，但已在此基礎上趨於精密腴勁，成爲顏真卿書體的初期面目。後人學顏，多見其勻稱粗陋處，正如學歐陽詢書而致臺閣體，這便是庸師俗眼所致，咎當自取，不該委過於《多寶塔碑》。

此碑題額人徐浩，字季海，越州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時官檢校都官郎中，與顏真卿同時爲尚書省官員。都官郎中，從五品上階，秩高顏真卿一品。且徐浩生於長安三年（七〇三年），大顏真卿六歲，米芾《海岳名言》謂：『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按：顏真卿平原太守任上確有一位名徐皓的門客，但他後來成爲義軍將領。而這位徐浩，時正任武部郎中，遠在京師，或浩、皓，音近，米芾不察，誤記。顏、徐並爲書家，且同值臺省，或當有所過從，惟史不記，甚可惜也。

公元七五二年（天寶十一載）四月，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得罪被誅，楊國忠接任京兆尹。五月，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探訪使。

十一月又進爲右相，兼文部尚書。這位緣椒房而位至宰相的小人，《蔽主聰明，秉性讒慝》，成爲繼李林甫之後又一位有名的奸相。他一身兼領四十餘使，直以天下爲己任，『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王鉢之罪係楊國忠所加，史記王鉢『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己分權，會邢綽事泄，乃陷鉢兄弟誅之。』（《舊唐書》卷一百六楊國忠傳）而顏真卿是王鉢薦引的臺省官，

又曾經援賴御史中丞宋渾，派系不同，難爲國忠所容。於是，乘朝廷選派尚書省官員充實郡守的機會，便以精擇能吏爲幌子，將顏真卿排逐出中央政府，到二千五百里之外的平原郡（州治所在今山東德州）去擔任地方官。這時，顏真卿的詩友岑參，正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入朝，滯留在長安，曾作長歌送行之。

平原郡屬於河北道，在當時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安祿山的管轄之中。而這時，安祿山陰蓄異志已經十年，朝廷內外莫不知其將反，只是礙於玄宗一味的庇護不敢言而已。顏真卿身處狼虎之地，以虞不測之禍，便託以防範霖雨，加緊修固城牆，浚疏壕水，且登記壯士能人，儲備糧米柴草，積極做好反叛亂的準備。與此同時，却廣延文士，或泛舟飲樂，或登高賦詩，又與郡人封紹、高賀等人修纂《韻海鏡源》。公元七五四年（天寶十三載）冬，雖然有人向安祿山告發，安祿山也曾派親信殿中侍御史平冽，監察御史閻寬、李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審以判官的身份前來平原巡察，由於顏真卿早有準備，當他聞訊之後，又能坦然策馬，親至境上迎候，並且還和他們一起狎遊了東方朔神廟，加上平冽原是顏真卿憲臺的同僚，平原郡表面上又全是一些競浮華、棄實行的緣飾文治之事，從而蒙蔽了安祿山的耳目。顏真卿雅興如是，安祿山便以爲一介書生，不足以慮，所以自始至終未加以防範。及范陽兵起，諸郡莫敢抵抗，惟有平原城池堅固，兵強馬壯，賴以守禦，遂知顏真卿並非等閑之輩。

東方朔神廟在平原郡安德縣（今山東陵縣）東北二十二里處，開元八年（七二〇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有晉夏侯湛所撰的《東方先生畫贊碑》，顏真卿陪同平冽等人狎遊至此，見其文字纖靡，駁辭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辨識，感嘆之餘，便揮毫重書之。此即著名的《東方先生畫贊碑》。當是時顏真卿撰有三碑，一紀顏氏先賢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先後爲平原太守，至顏真卿已三典茲郡；一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三即此碑。是時鐫刻已畢，惟幽方起遞，未能立石於廟前。時年四